

回望

刘悦涵

想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一次家宴，一年一度亲友的团圆总是其乐融融，今年姨妈却带上了许久未见，还在上小学的表弟。只是表弟从进门的一刻起就抱着手机看短视频和玩游戏，成年人的话题在他看来索然无味，智能产品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快乐来源。

我已经对这种小朋友习以为常了，他们生长在一个已经构建完善的科技温室里，学玩电子产品和学说话同步进行，他们是智能时代催生的宠儿，在老年人还在对着各种眼花缭乱的功能茫然无措的时候，他们甚至不必刻意学习就可以触类旁通，电子产品的使用逻辑已经成为他们自然而然的本能。

我们时常感慨这样的童年——以我们自己的童年为对照。我出生于最后一个手机等智能产品不发达的年代末尾，电子产品还维持着他们最原始的通讯功能。所以我的快乐大约来源于玩伴的追逐，薄薄的儿童报刊和电视机播放的动画片。与我们相比，如今的孩童似乎更加早熟，更加缺乏耐性。有人说原来我们认为一个电视节目无聊甚至讨厌，我们只会换台，但是今天的人们浸泡在高浓度的互动环境里，无处安放表达欲望让他们不懂得“换台”的智慧，总是不经思考就与他人争论。我不知道太早接触和浸染电子产品是否与这种品格存在必然联系，只是现在终于成为了大人，我们讨论今天的孩童时总是多了一份不安。但过早接触互联网多元的观念对他们未成形的价值观是否是一种冲击，我们还不能确定。许多家长把罪责归于互联网，但是私塾时期也有孩子斗蛐蛐玩弹珠，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也有少年痴迷武侠小说，每个时代都可能导致沉溺和倦怠，只是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媒介似乎空前的有力。

但其实这些现象都不能让我感到震惊。真正让我惊讶的是我小学的表弟嘴中说出的“网络热梗”和我身边成年人所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低成本的传播不分年龄段，一个在我们周围频繁运用的“烂梗”同时风靡在比我们小十几岁的年龄段中，似乎我们的审美取向和欢乐的来源正在随着互联网而降级，它们因为通俗易懂而被广泛传播，一个“对对对”就可以涵盖无奈，气氛，敷衍等复杂语气。一个“太典了”就囊括了或褒奖，或揶揄两种情绪。互联网的语言的涵盖性极强，且使用难度很低，应用场景广泛，在你一时间想不起来合适的回答和评论的时候，为数不多的互联网热词却可以近乎完美的概括。应用者和接收者对于内容的理解随着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它们更像是传达一种模糊的态度，而不是清晰的内容。

曾经听到和看到过很多言论，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种对于中文的阉割。

悠长而精美的表达随着公式化的套用流逝在时光中。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文字又如同教育一样，从专利和曲高和寡走下了神坛。网络热梗的病毒式传播，固然稀释了语言的精度与美感，但它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搭建起跨越年龄、地域间沟通的桥梁。

回望我们各自的童年，快乐的形式天差地别，但内核却惊人相似：寻求连接，渴望表达，在有限的世界里寻找无限的乐趣。表弟的指尖在屏幕上飞舞，沉浸于他的数字王国，正如当年我们在树下用树枝炒菜，在纸页间神游，在有限的电视频道里追逐幻梦。我们曾担忧武侠小说会摧毁少年，也曾议论电视动画会消磨意志，历史似乎总在重复着对新兴媒介的警惕。技术本身并无原罪，我们只是在思考如何在数字洪流中为稚嫩的心灵锚定方向。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相信新一代的韧性与适应力。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数字世界是他们呼吸的空气。与其忧虑他们被“降级”的审美和语言，不如激发他们利用这前所未有的工具去创造、去连接、去解决我们未曾面对的难题。就像曾经简陋的纸媒和单调的电视节目，最终也孕育出无数深刻的思考与动人的故事。数字时代的童年，同样可以孕育出拥有开阔视野、创新思维和健全人格的新一代。

回望那个家宴的夜晚，表弟小小的身影蜷在沙发一角，手机屏幕的光映亮他专注的脸庞。那画面里，有我们这一代人的陌生与忧虑，却也蕴藏着属于他们未来的无限可能。点亮这可能的钥匙，不在对过去的无限缅怀，而在对当下的积极塑造——我们必将构筑一个既能畅游数字海洋，又能扎根现实沃土的健康网络生态。当工具回归工具的本位，成为拓展认知的翅膀而非束缚心灵的枷锁，那么回望今日的忧虑，或许终将成为我们共同成长的注脚，见证着人类在每一个技术浪

潮中，如何守护住那份最珍贵的：对真实连接的渴望，对深度思考的追求，以及心灵本身蓬勃生长的力量。

